

## 诗 歌

## 致青春

秦子心

青春是清晨的太阳  
爬上了高高的山冈  
青春是充满希望的我们  
穿戴整齐  
拿起梦想的油枪  
自信地微笑  
洋溢在青春的脸庞  
犹如春风  
吹过闪耀的时光  
我们将希望的种子  
埋进心中的土壤  
再与信念击掌  
坚定地踏上未知的前方  
(作者来自山东石油)

## 朝阳随笔

## 夏至况味

戈青

夏至将至,太阳愈发勤勉,未到卯时,便催着黑夜离开,将半张笑脸早早露出地平线,直到和盘托出一朵硕大无比的“向日葵”,把万丈金光洒向大地。

气温陡升,风中翻滚着热浪,脸颊略有燥热感。正午时分,阳光几近垂直,火辣滚烫。人行道旁,悬铃木的叶片闪烁如铜镜,与风琴瑟和鸣,“哗啦啦”响声不绝。地上,树影肥圆硕大,影中串串阳光斑驳如铜钱。树梢传来响亮的蝉鸣,毫不遮掩。蝉是夏天的精灵,是酷暑的宠儿,对热有超乎寻常的感知力。

夏至,是北半球白昼最长、黑夜最短的一天。这一天天太阳是天空的主角,以超长日照占据舞台中央,迟迟不肯谢幕。此时的太阳,慈柔博爱又充满力量。自然万物在它的照拂和庇佑下恣意生长,活出了一年里最长的一个白天。

二十四节气每一个都自带光芒。这光芒是象征,是寓意,也是一种力量。

比如,说到春分,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落春雨,响春雷,候鸟北归,草木萌芽,农民开始春耕春种。此时的大地万物复苏,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春分之后,阳气上升,阴气下沉,白昼渐长,黑夜渐短,之后便是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春天里的节气,整体带着一种昂扬向上生机动勃的光芒。

秋分则和春分正好相反。首先,气温从“温”向“凉”过渡。此时稻谷、玉米、棉花等农作物日渐成熟,农忙将要进入高峰期,农民辛劳一整年的成绩都铺展在金灿灿的大地上,田野里到处是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。所以秋天里的节气,自然就带着成熟的谷色的光芒。其他节气的寓意和象征也各有所指。

很显然,二十四节气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。每个节气对农事的节奏都有指导作用。简洁凝练的农谚流传几千年仍然被后人传颂和沿袭,其科学性可见一斑。比如“雨水前后,栽树插柳”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“芒种芒种,连收带种……”不胜枚举。

只是,如今在都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,对二十四节气不再那般关注,甚至对二十四节气的寓意和象征不甚了解。人们的关注点更多体现在体感温度上的变化,比如热了需减衣,冷了要加衣,除此之外,再无感觉。至于春分、芒种、小寒、大寒……它们仅仅存在于课本上,远不如节假日能带给人期待和热望。然而,有两个节气却至关重要。一是夏至,二是冬至。原因只在一个“至”上。

“至”,有极致之意,顶级之意,极盛之意。一个“至”字,彻底打开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,无所畏惧,无所羁绊,无可阻挡。不会有比之更辽远更旷达更浩荡无边的了,无论是白天之“至”还是黑夜之“至”。

我虽然觉得冬至很重要,却不喜欢它,因为它是寒冷的代名词,也是黑夜的代名词。一说到冬至,忍不住抱紧双臂,是落寞和孤寒的感觉。这一点,与夏至又恰恰相反。

夏至是跳跃奔放的,也是缠绵多情的。傍晚,西照依然灿烂,橘色、绛红色、桃粉色的晚霞如盛放的大丽花,妩媚明艳。蔚蓝色的天空上,云丝缥缈如纱,风渐渐有了凉意,很丝滑地缠上人裸露的胳膊。阳光眷恋天空,黄昏顺势被拉长。有一种爬上一座山又看到另一座山的延伸感。那一刻,人的生命仿佛也被拉长了。很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,突然有了要完成它的冲动,很多以前不敢奢求的愿望,此刻也想大胆地放进以后的生命里。夏至,给人勇气、信念和力量。

终于,天光坠落,暮色四合,华灯初上,车水马龙。我疾速穿过人潮车海,向家奔去。母亲已将夏至面从凉水里捞出。筋面雪白,黄瓜丝翠绿,豆芽嫩黄,淋上琥珀色麻酱汁,撒上碎玉样小葱花,几勺醋汁,少许辣子调和。“哧溜”一声,整个夏天的恣意都吃进了肚子里。

(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)



## 散 文

## 祖父的凉茶铺

谭梓健

岭南的夏至,热是实打实的。日头悬在头顶,白晃晃的,空气凝滞,吸进肺里都发烫。蝉在榕树上叫成一片,聒噪得很,更添几分燥热。

这时节,祖父的凉茶铺就成了村里最有人气的地方。

铺子就开在村口老榕树的浓荫下,一个黄泥砖的小房子,几张掉了漆的矮木桌凳。炉子上的大铜壶永远在咕噜咕噜地响,壶嘴喷着白气。祖父佝偻着背,往滚水里丢进晒干的夏枯草、金银花、鸡骨草,再用一把长柄勺缓缓搅动。一股带着微苦的草木香气,就在闷热的空气里弥漫开来。

“夏天火气大,喝碗凉茶压一压。”祖父的声音不高,带着特有的沙哑。他拿起粗瓷碗,从铜壶里倒出深褐色的茶汤。茶汤很浓,碗底沉着些药渣。

我小时候最怕这苦味,总要祖父在茶碗里兑上一点凉白开。祖父也不恼,依着我。等茶温稍降,我捏着鼻子灌下去,一股清苦从喉咙直冲下去,激得人一凛。可奇的是,那苦味过后,舌根竟会慢慢泛起一丝甘甜,身上的燥热也像被这苦水冲刷掉一层,整个人都松快了些。祖父说,这叫“苦后回甘”,是凉茶的精髓。

铺子里人渐渐多起来。刚收工的汉子们,赤着膊,汗珠子顺着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。他们端起碗,“咕咚咕咚”几大口灌下,抹一把嘴边的茶渍,长长地吁出一口热气,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几个补衣服的阿婆坐在角落,小口啜着茶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长里短,手里的针线在光影里穿梭。

铺子旁边的水井里,浸泡着几个碧绿的西瓜。那是祖父一早放进去的,青绿色的瓜皮上还带着水珠,在树荫下微微发亮。等凉茶喝得差不多了,祖父便起身,捞起一个瓜,用刀背“咔”的一声敲开。鲜红的瓜瓢露出来,水珠沁着,凉气扑面。祖父把瓜心最甜,籽最少的那一块,照例递给我。冰凉的甜意在嘴里化开,瞬间驱散了最后一点暑气带来的闷热。瓜皮也不浪费,祖母会收去,切成条,用盐腌渍,晒成脆生生的咸瓜皮,是佐粥的好料。

日头偏西,热浪稍退。祖父会挪开茶摊的条凳,坐在榕树根上。晚风终于有了点凉意,吹动他稀疏的白发。他眯着眼,望着西天烧得火红的云霞,不再说话。只有铜壶里残留的药渣,还在炉火的余温里,幽幽地散发出最后一点清苦的气息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,在城里过夏至。冷气房隔绝了热浪,冰镇饮料唾手可得。夏至,成了日历上一个模糊的节气。

去年夏至,我回到村子里。老榕树还在,祖父的凉茶铺却显得更旧了。他依然在炉子前忙碌,动作越发迟缓。我端起一碗新熬的凉茶,那熟悉的、带着力道的苦味猛地撞上舌尖,瞬间贯通了尘封的记忆。汗水、蝉鸣,井水的冰凉,瓜瓢的甘甜,还有那些坐在矮凳上喝茶乘凉的面孔……一下子都回来了。

原来夏至的滋味,一直藏在这碗粗粝的苦茶里。它不华丽,甚至有些涩口,却像一条坚韧的藤蔓,牢牢系着土地的根脉,也系着那些被暑气蒸腾过又被一碗苦茶抚慰过的日子。它提醒我,无论走多远,身体里总有一部分,认得这土地在炎热潮时,最本真的回甘。

(作者来自广东石油)

石油人家  
两地书

## 遇见·石化之美

楚学朋

母亲有个念想,念了大半辈子,愈老愈执,愈执愈炽,却始终未能如愿。这个念想就是团圆。

它像一根缠绕了半个世纪的线,在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里越勒越紧。那年,母亲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,母亲喜欢父亲一身军装英俊威武,父亲欣赏母亲山东女子特有的端庄大气。在老人们的撮合下,他们很快结婚了。新婚不久父亲就匆匆返回了部队,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,书信成了他们互诉思念的鸿雁。

父亲的书信犹如军人一般准时而规律,每到月底,听到街道上邮递员急促的铃铛声,母亲就知道父亲来信了。拿到信后,母亲并不急着拆,喂了猪,做了饭,等洗漱干净后才在灯下小心翼翼地拆开薄薄的信。父亲三五百字的书信,如同作战命令般刻板。母亲的回信同样简洁:家里人身体都好,儿子长得很有壮实,今年多种了二茬地瓜。

写完了,仔细叠好,塞进信封,用糨糊封严实,再贴上邮票,压在枕头下面,等第二天早上邮递员的铃铛再次在小院外响起时,信就寄出了。

母亲文化不多,写信很吃力。她说,等父亲从部队转业,就不用写信了。却没想到,这信一写就是半辈子。

1970年,正准备从部队转业回山东老家过日子的父亲,接到了部队集体转业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的命令。是服从命令去一个连地名都不知道的地方,还是回老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?父亲会开车,在那个年代司机是高端技能人才,全县城的司机掰着手指头就数过来。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石油,钻进了江汉平原一个叫潜江的地方,在路无一条、屋无一间的小芦苇荡里扎了营,每天驾驶着“大嘎斯”跋山涉水运送井架钻杆和粮草,忙得把家抛在了脑后。

原本得到了准信儿满心欢喜的母亲傻了眼。那时为了保密,江汉油田只有一个代号叫“五七厂”,联系方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信箱代号。怎么搞石油比在部队还要神秘?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母亲哪里知道父亲的“踪迹”啊!

就这样,母亲和父亲继续写着书信,因为父亲在湖北,出生不久的弟弟有了一个小小名叫“湖北”。

原本得到了准信儿满心欢喜的母亲傻了眼。那时为了保密,江汉油田只有一个代号叫“五七厂”,联系方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信箱代号。怎么搞石油比在部队还要神秘?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母亲哪里知道父亲的“踪迹”啊!

在老家,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,还要侍候老人、操持家务、耕种粮田……日子能从土里刨出温饱,却刨不出心里那块空了的地方。

一月一封的书信成了母亲最大的慰藉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,江汉油田大会战结束十年后,父亲作为第一代拓荒人选择留在油田。当时按指指挥部的命令家属可以随迁,父亲开着心爱的解放卡车回到村里,把一家人接上,带着不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,千里迢迢来到了位于潜江的江汉油田,在已经初具规模的油城安下了家。

一间30平方米的空间成为我们的新家,这面跟老家宽敞的大天井比起来如同鸽子笼一样逼仄,可母亲格外知足——一家人总算团圆了。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了小菜、垒了鸡窝,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虽然父亲仍然要起早摸黑上井,可晚上能在一张桌上吃顿热乎饭、一间屋里睡个安稳觉,还有比这更踏实的事吗?

然而这样的团圆日子仅仅过了3年,父亲就作为首批会战人员再次奔赴千里之外的山东,参加清河油田会战。

那时候的清河油田,与基地联系只靠几部电台,父亲与母亲又恢复了书信联系。经常是我在灯下写作业,母亲在一边等着信,等我写完作业睡下了,母亲依旧皱着眉头一行一行地写着。那时候的我特别调皮,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抱怨过,说的都是我听话懂事,生怕在外工作的父亲担心。

父亲依旧是一个月一封信,信是同事捎回来的,随信一起回来的还有每月的工资。

那时候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“嫁给搞石油的,日子过得没个样”。母亲没想到的是,最终我也成了一名石油工人。等盼到父亲结束会战回到潜江后,我却去了清河油田,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去了父亲信中曾经描述过的八面河村。走之前,母亲一边念叨“又去钻油井,跟你爸一个样”,一边把棉的、单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大包,还偷偷在行李夹层塞了200块钱。那是她藏在手绢里很久的积蓄,纸币边角都被捏得发毛了。

就这样,“两地书”变成了我和母亲的通信。母亲依旧喜欢晚上写信,常常是父亲就着炸得酥脆的花生米,喝着小酒,母亲在饭桌的另一边给我写信,以至于拆开信封时,尽管跨越了1200公里的距离,却依旧能闻到淡淡的酒香。

母亲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得差不多了,会问父亲有没有什么要叮嘱的。父亲一边把花生米嚼得香气四溢,一边说:“让他早点找个对象,有合适的姑娘就带回家来。”母亲就嗔怪他:“想得美,谁愿意找你们这些搞石油不着家的?”

收到家信的我,也体会到了母亲当年读信的心情,尽管信里只是叮嘱我好好吃饭、听领导的话、多攒点钱这些家常话,我却反反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,看完了就锁在箱子里,然后等着下一封信的到来。至于回信,常常是母亲写三五封信我才回一封,那时候的我总想离家远点,少听些唠叨。

我们一家人靠书信联络的状态,在弟弟参加工作后达到了顶峰。20世纪90年代末期,江汉油田与长庆油田合作开发坪北,那地方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,到处是深沟浅壑,路弯得像羊肠。父亲是车队的老骨干,带着行李和印着“为油而战”的搪瓷缸子就去了。于是,一家四口,父亲在陕北的山梁上,母亲守着湖北的老房子,我在山东清河的井场,弟弟去了重庆。在地图上一看,我们四个人的位置就像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四边形,想要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要谋划许久。母亲早就认命了,明白了石油人“头戴铝盔走天涯”不仅仅是歌词,一点也不浪漫,反倒辛苦得很。

家里虽然装上了电话,可母亲还是爱写信。那薄薄的信纸捏在手里,一笔一画显得有些笨拙,一看就是她趴在饭桌角,借着台灯亮儿慢慢描出来的。我在清河一待就是8年,轮换回江汉时,盆盆罐罐丢给了同事,除了被褥和行李,就是8年积攒的一摞厚厚的信。最早的那几封已经泛了黄,我却不舍得丢掉。

此时,父亲结束了坪北会战,弟弟也回了潜江。“这么些年,总算不用写信了”,回家的第一顿团圆饭上,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那段时间,能在家一起吃饭成了全家人最开心的事,母亲做每顿饭时都异常用心,即便是最普通的鸡蛋面,都带着心满意足的欢喜劲儿。

团圆的日子却依旧短暂,不久,弟弟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,此后一直在外地工作、成家立业,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弟弟偶尔回来住几天,母亲高兴得不得了,每天拉着弟弟聊到半夜,可弟弟才把被窝睡热又匆匆踏上了离家的路。

年岁日长,母亲早已不再写信,她学会了用手机语音视频,想谁了就截谁的微信,能看见人、听见音儿,不爽了就劈头盖脸一頓,比写信可方便多了。可她的箱子里,依旧妥帖地放着一封一封泛着岁月黄的书信。那盖着红色三角军戳的是父亲在部队写的信,那沾着油点子的是参加五七会战寄回的家书,那字体潦草得要飞起来的是我带着三分应付从清河写回的信,工工整整的则是弟弟的来信,此外还有和老家的舅舅、姨妈的来往信件,最早的那批信件,字迹都变得有些模糊。

母亲很少去翻看这些书信,她说,过日子,过的就是当下,她把那几块小菜地种好,父亲每天能喝两小酒,我能把油井看好,弟弟时常报个平安,就好。

(作者来自江汉油田)

盛夏的乐章  
(外一首)

崔军峰

蟋蟀轻轻跳到屋檐下  
奏响了它的小夜曲  
我躺在爷爷摇椅上  
闭目沉醉在悠悠的乐章里

这一声声愉悦的鸣唱  
是夏夜最温柔的告白  
它低吟着仲夏夜的梦  
歌咏出月光的皎洁

星光和露珠  
点缀了夜的衣裳  
像蟋蟀的和弦,在老屋回响  
照耀着故乡的路

## 蝉 鸣

蝉喜欢夏天  
你听,蝉鸣如夏天的琴弦  
拨动着阳光的旋律  
暑气万物萤  
它赞美得最热烈

蝉喜爱大树  
你瞧,它牢牢地粘在梢头  
唱过儿时的乡村  
穿过喧嚣的城市  
描绘了岁月的痕迹

我要种下一棵树  
开出盛夏的赞歌  
(作者来自洛阳石化)

## 允 许

要允许用阀门打开血管中的眷恋  
唱出一首属于劳动者的歌  
要允许四十年的汗水  
浸透时光的分针  
结出  
白色的盐,擦拭生活的烟尘  
要允许一朵烟花在高空绽放  
允许双手托起祥云  
带来一封春天的信  
要允许戈壁上的落日  
把勘探者的背影和脚印  
一一收集  
允许荒原深处  
比石油更黑的夜晚  
记下彩霞满天的约定  
井架上的月亮,塔林中的  
灯火阑珊  
要允许一些路过  
成为你  
也成为我  
(作者来自齐鲁石化)